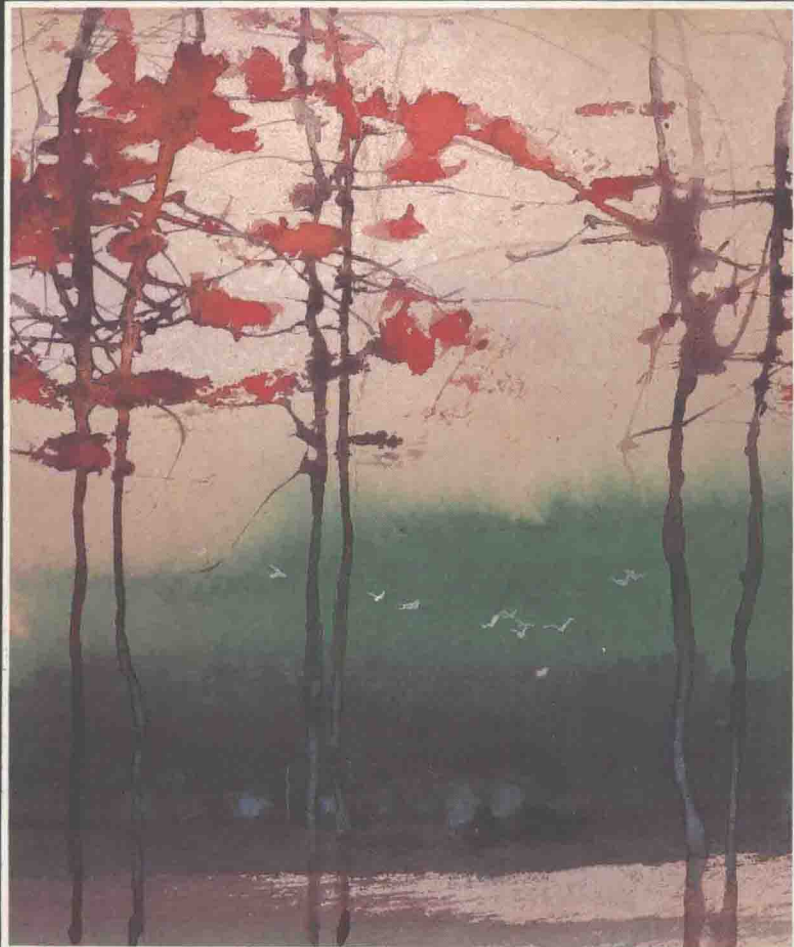


有緣千里

蘇偉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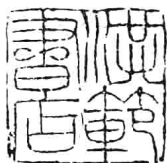
洪範文學叢書 ①⑨

有緣千里

蘇偉貞

洪範書店印行

版權所有



翻印必究

有緣千里

⑩ 洪範文庫叢書

著者：蘇偉貞

發行人：孫玫兒

出版者：洪範書店有限公司

臺北市廈門街一二三巷一七一號二樓

臺北郵局六一五三號信箱

三六五七七·三六八七九〇

郵政劃撥：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

印刷廠：永裕印刷廠

法律顧問：陳長文（理律法律事務所）
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

十三印：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

（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）

元 140 價定

ISBN 957-674-018-5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有緣千里／蘇偉貞著.--初版.--臺北市：

洪範，民73

面； 公分.--（洪範文學叢書；119）

ISBN 957-674-018-5（平裝）

857.7

81002665

女
魚
傳
身
具

2005
7
29 廈門

一之一

仲夏。

最晚兩個乘涼者搬凳子進屋後，僅有的斷續聲餘休止下去。

路邊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電線桿黑着身子，彷彿夜歸的浪人，沉住臉的柏油樞桿上，吃了不少手汗。致遠新村的孩子們，拿這兒當躲貓貓的基地。

四處蟲鳴，夏夜蛙叫驚人，海浪遠聲唱和，夢鄉沉浮其上，自有一份異國情調，千苦渡海來臺，關山夢飛，要回去？今夕何夕；東港面山傍海，倒具備了渡假地的環境，房子一蓋，又像份長久打算了。

八方起落滙成一股吸收線，單薄的日式木板建築，什麼也包不住，隱隱四散，彷彿大地的脈搏。南臺灣特強的生命力幫助了這羣大陸撤守來的軍人、眷屬。祇要活着，年頭很快會過去，誰

也沒有打算在這裏久待，可是難說，災難擴張，民國三十八年以後的日子不得不相信許多事，無條件的相信。

墨漆夜裏，高家透出半絲餘光，恍如一個人在昏忽中還包有的清醒。

四個孩子全入睡後，敬莊才在燈下坐定，整個人沉到底似的疲倦不堪，白天儘着忙渾不覺然，時辰未到而已；她攤開家用帳簿，邊用力捶打肩胛，邊對着帳簿發呆，累了半天，真不值什麼，高奧一個空軍少校薪水，實在不夠養活家小六口，孩子們讀書的讀書，再往上長，眼看着只有揠苗一途。敬莊嘆了口氣，收攏帳簿，知道再怎麼分配也無法更省了，就算她金陵女大的老師來教也沒用。她站起身子不自覺又嘆了口氣，自言自語道：「這日子什麼時候才過完？」以前種種她不願想，以後呢？無從想起。目前呢？「就是太愛嘆氣了。」她沒有任何抱怨，一個人連嘆氣時也不是抱怨，真不懂是怎麼一種狀態。她知道保持平靜心情的重要，走到這地步，守着一家子，還能去求誰？至少今晚孩子們有個好覺！

院裏養了十幾隻雞，不知情的螢火蟲，拖着一身心力來炫耀，惹起了小狗追逐不停、驚得母雞咯咯亂叫，終於，高奧從屋裏走出來，打着赤膊配條寬鬆短褲，睡意惺忪地看到敬莊，雖然見熱了的，仍不免一利清醒了：「怎麼還不睡？」院裏連公雞也加入了陣仗，高奧探頭出去叫道：

「鬧營啊？你們這些瘟雞。」

敬莊坐在榻榻米上揉着太陽穴，平直了眼，正好看到高奧兩條細腿和滑稽的短褲，心裏頓時湧上一陣酸，夫妻九年，因爲高奧是軍人，長年不在家，他們之間的相處一如眼前意味，在微弱的光裏熟悉彼此，一旦深刻後，已經付出更多心力，就是在暈昏不清的環境裏，也能感應到對方；他近年瘦多、黑多，孩子和她的拖累，使他灑脫不起；她無奈一笑，企圖掩飾道：「你吃牠的時候，還怕牠不瘟！」

落地窗外，夜空特別清朗，靠海近，雖在炎夏，到晚上還是蠻涼；高奧完全醒了，這一刻，祇有他們夫妻兩人，敬莊真有點不慣；和許多眷屬一樣，夫妻關係大半建立在「離別」上，責任強過情感，反而更像一家人，所以這麼貼近的依靠讓人不習慣。她抬頭觀看天空，海邊遼闊，沒有阻擋物，星星分外清亮，牛郎織女星明顯地天各一方。她又嘆了口氣，高奧偏過臉看敬莊：「妳最近怎麼老嘆氣？」她早有自覺，心想真是如此，又嘆了口氣：「不嘆氣怎麼辦呢？」倒非抱怨。

高奧仍直眼打量她，突然問道：「敬莊，妳今年叫多大啦？」

「三十。」

「我才三十五，妳比我小七歲，應該二十八吧？」

「你忘了，我年三十生的，下地就兩歲。」

「日子真快。」他看往遠方：「家裏不知道什麼情形，娘看不到孫子，尤其是高方，可要想苦了。」

「誰不苦呢？我還想回去呢！」

「這個鬼地方，熱得不得了，到處是聽不懂的番話，那些漁民之剽悍，我們四川人都比不上。」他也嘆了口氣，帶着無限感慨：「妳看妳最近老的。」

敬莊搖頭：「那不關天氣，也不關別人，你別忘了抗戰時你們四川人是怎麼對外地的，叫我們什麼？『下江人』對不對？」她摸了下自己的臉：「我都不在乎什麼外表，你在乎？怕我丟你的人？」

「比是不用比囉！金陵女大的校花淪落這地步，還能比嗎？我自己丟人罷了。」這也算高奧的抱歉之詞，換了種語調，就另有別番味道。

敬莊笑扯着身上的棉布旗袍說：「這是做校花的打算嗎？你省省吧，這年頭做校花自找罪受，不如當粗人來得痛快，何況致遠新村的太太、小姐們，那一個簡單了？」

夜半無人，兩口子的話在星空下，猶如玉盤落珠，斷續清越，高抑低盪，曳然中止處也毫無尷尬，像最正常的夫妻相對。敬莊已經很滿足了，至少近來，他們夫妻少有如此相依爲命的情形，現在高奧再跑開也不可能太遠，總在這塊地上。她開始有點喜歡這個海島了。

「去睡吧！明天一早要上基地，你們那個聯隊整編好沒有？」敬莊關心道。

「這怎麼能告訴妳？不過現在情勢雖然不好，倒是完全來過，人員精練的多。」

「當心龍蛇雜陳。」

「難免，我自信做人還正當，不逼人到絕處，應該沒有大事。」

敬莊嘆了口氣：「我眞怕透詭譎萬端的事。」話聲還未落地，空氣中似乎隱起變化，她傾耳細聽，逐漸更清楚後，那點變化破寧靜而來，在黑夜下，尤其不協調，竟是爭吵聲。

高奧仔細凝聽：「是秦世安家吧？」

「我去看看。」敬莊正要轉身，高奧一把抓住她說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沒那個交情。」

「情況不同，秦世安會殺人的，你們那老鄉你不是不知道他脾氣。」

「好吧，我們一起去。」高奧想想也對，秦世安在老家是個大少爺，票戲、吸煙，半輩子就學會一身吃喝玩樂的本事，大陸淪陷前，他們家老太爺硬找了個高砲部隊塞進去，胡裏胡塗到了臺灣，在空軍補了個下士缺，帶着的金條在船上丟到海裏去，什麼吃喝玩樂的本錢也沒了，下了東港便娶了個本地太太，語言不通時老急的拍桌子踢板凳出氣！誰去管誰遭殃。

在秦家院子外，就聽見秦世安一人在吆喝，寶珠完全沒動靜，敬莊先在院子外叫道：「秦太太！」

嘩啦一聲，玄關被拉開了，秦世安露出一張臉，不耐煩地：「誰啊?!半夜三更的。」

高奧立刻先聲發制：「老秦，這麼晚還不睡？」敬莊在旁邊頂他，防他說話太衝，高奧裝不懂。

「吵到你們啦？」秦世安看到隊上長官還是有點忌諱。

敬莊連忙緩和氣氛說道：「倆口子半夜還拌嘴？」

秦世安把門全拉開了，請高奧夫妻進屋，指着寶珠又大聲起來：「大嫂，妳來正好，我這死女人膽子愈練愈大，妳開導開導她。」

寶珠坐在屋角，客廳桌椅全是臨時拼湊，用些廢棄的木板釘出來的，從屋裏收拾就可看出女人並沒有太多家事經驗；寶珠一見到敬莊，眼淚叭叭往下掉，頭垂得更低。

「這女人偷偷懷了孩子，這是什麼年頭，我自己都快餓死了，她還想養孩子，我逼她打掉，她死不肯，大嫂，你說該不該死。」秦世安說着又想伸手向前，敬莊攔了下來：「老秦，你年紀不小了，別那麼衝動。」

「斷子絕孫的龜兒子。」秦世安習慣性開口便是一句，倒把高奧逗笑了，搖着頭：「你真是有種。」

敬莊不管兩個男人，低聲問寶珠：「幾個月啦？妳沒經驗要多留心，否則容易流產。」她不

太會說臺灣話，寶珠國語學的快。

「三個多月了，可是他不准。」語氣裏有股倔強混和了可憐，意思是請敬莊幫忙求情。

敬莊看着秦世安正住臉色說：「老秦，你們老太爺要知道你這麼傷天害理，會怪你不讓他抱孫子。」

「長官夫人，養不活啊。」

「我們家四個怎麼說？總有辦法的，本省人說一枝草一滴露，寶珠平常也勤快，不會養不活的。」

「不行，後患無窮。」這話誰都聽得懂，以前有抗戰夫人，現在秦世安有「避秦」夫人，並沒打算長久，將來回去怎麼辦？家裏還有一個呢。

「老秦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你嫌我多管事也罷，寶珠不壞，做人總要有點良心。」

輪到高奧低聲提醒敬莊：「真是笨，讓人難堪嘛你！」

寶珠抬起頭說：「高新生，不會的，高太太素好款意思，哇自己明白，如果老秦沒愛，哇自己會走，去幫人家也要養活哇母仔。」國臺語混雜，大家都聽懂便是。

「說大話，妳就知道是男娃兒？」老秦興趣來了，嗓門更提高，一口四川話。

「哇窄樣！」寶珠小聲用臺語對抗。

「妳窄樣個屁，如果不對號，先把妳送回老家。」

「哼！你好好再討，哇不怕，反正大家看你是軍閥。」寶珠挺着肚子，還癩的看不出什麼，她卻充滿了一股母性的美感和勇氣。

「妳有種，我看妳給我生個龜兒子。」

「這就對了，那我們拭目以待啦！」高奧忙拉敬莊往外走，他是標準軍人作風，一向不太耐煩閒事。

兩人出了門來，還聽見老秦在罵寶珠：「無聊女人，哭就哭嘛！再哭那麼大聲，看我打死妳。」

高奧隨即搖搖頭：「再打死，又剩下他一個人了。」

「你們四川人表達感情的方式真奇怪。現在老家還有一個，兩邊『家裏的』都可憐。」

「唯將來時意，憐取眼前人。」高奧一語中的。

「當心眼光別變淺就行了。」兩人走進自家院門，她抬頭看天，又想起了老家，八月底，天還這麼熱，夏天好像永遠過不完似的。她遽然記起了對高奧說：「雙胞胎明天要去致航小學報到，就要做小學生了呢！」

「讓高方帶弟弟妹妹去，造化是他們的，應該學着自立點。」

「省點吧，高重是男孩先天有股靈勁兒，高意羞得很，兩人出去簡直要寶，我會送去，你別操心。」

「那高方的功課妳得給他補補，這孩子聰明有餘，玩性太重，帶不好就是個太保，將來對娘沒的交待。」

「你做父親的要多鼓勵，孩子成長才會正常，現在不比以前，沒人可端架子了。幾個孩子不好就是整個家的失敗，不關別人的事，別人也不會管。」

「我懂，老子是天的時代過去啦，這些孩子可是我唯一的身家囉！」高奧說完走回房間去睡了。

敬莊才發現這半天高奧就一條短褲跑來晃去，卻誰也沒留心，大家的注意力都轉移在衣着之上了，她望着他走進去的通道，呆了半晌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蚊子多，得省着點給他縫條長褲。」

敬莊熄掉客廳的燈，整個致遠新村於是完全陷在黑靜中，屋頂上鋪着天空的星光，彷彿家庭生活昇華了。她走進孩子們的臥室，地板上橫七豎八的，沒錢置床，孩子們就榻榻米睡，高方曾說睡不着，天好高，現在也習慣了，伸出一條腿架在高意身上，高意清秀的臉一逕眉頭緊皺，彷彿被壓迫的民族；敬莊把高方的腿拿開，心想孩子慢慢長大，過些日子，再困難也要加蓋另間臥室給高意，抹平了高意的眉，才站起身又聽到背後有聲音叫：「媽媽！」她輕聲「嗯」了一聲，

轉過臉原來是高嶺發夢囈；四個孩子屬高嶺最嬌，先天早產、後天失調，養他養的很辛苦，所以現在大了，做母親的居然有份悵然。高嶺還抱在手裏時，成天哭鬧不休，一放下來就叫，全因為奶水不足，想起那段日子，敬莊就心疼，所以她不願意再生，顧好這幾個孩子便滿足了，取高嶺這名字也是希望登峯就算造極，可以停住。

屋內有股青草味，南部蚊子多而兇，孩子們不慣掛蚊帳，她使用一種野草曬乾後燒在罐裏薰蚊子，生活裏許多老法子都用上了，空氣中散着清淡的草味，籠罩住他們一家；敬莊輕輕拉上紙門，長長的一天卻又過的那麼快，要應付許多事，反而不那麼累了。

一之二

清晨，最後一顆星還未退下，家家戶戶已經傳出活動聲。

程力微把昨晚的剩飯加進水，煤球爐起她滿臉眼淚鼻涕，弄得一屋子生煙，她把爐子搬到屋後空地，隔壁敬莊早在那兒剝菜餵雞，邊上的爐子也座着泡飯在煮。

敬莊打着招呼：「早啊，力微！」一大早她已經滿頭汗，臉上的表情十分簡潔安祥，彷彿日子是從今天才開始過起的，完全的有耐性，身上一襲藍布寬袍洗白般也透出耐性，程力微回應了招呼，用心升她又熄了的爐子，幾乎每天清晨在固定的時間，她們要在屋後見面，程力微總不忘問些左隣右舍的新聞。

「昨天老秦家裏，是妳給去勸的？」力微問道。

「沒事，秦太太有喜了，真是好兆頭。」敬莊總是避重就輕。

力微頃刻忘了她的爐子，大驚小怪偏壓低了聲音：「老秦家裏不是還有正房嗎？那可有戲看

了。」

「亂世有亂世的情理，怪不得誰。」敬莊頓了住，轉開話題：「你們家吳華敏今天也要去志航小學報到吧？」

程力微撇撇嘴，彷彿有許多難言之隱：「是啊，我打算延後點給他上學，萬一明天就回去了，多麻煩？」

敬莊雖不同意也不好力駁，便說：「孩子唸了書妳也輕鬆點，邊唸邊看嘛，我反正要送高重、高意去，順便帶華敏去吧！」

「也好。」程力微的好貪小利連這點事也要有所表現。

敬莊低頭笑了笑，內心嘆了口氣，想起什麼說道：「我那兒有袋代奶粉，你們華屏吃得上，等下給妳送去。」

程力微不好意思了：「真是——老拿你們家東西——」

「不麻煩，我們也沒人喝。」飯撲了，敬莊連忙掀起蓋子；太陽逐漸露臉，海邊天亮得早，她們又比太陽更早起晚睡，似乎比日子還有恆心，日頭尚有陰雨不露面的偷懶時刻，她們一旦病倒，家裏沒一人可用，病得起嗎？所以在別處人情相對上，敬莊一向不計較。

氣溫開始上昇，透出一股人氣，剛到東港時，致遠新村根本不能住人，到處是野草、蛇、